

诚信的多维诠释*

宫菊花

(山东师范大学 马列主义教学部,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诚信在人类社会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探究诚信的内涵,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考察中外传统诚信观,确认诚信是一种以诚实守信为根本要求的伦理观念,是一种“德”“得”相通的社会行为,是一种融道德与法律为一体的制度规范,具有普适性、二重性、开放性和民族性的特征。

关键词: 诚信;本质;特性

中图分类号: B0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06)03-0090-06

诚信作为人类交往实践的重要规范,为各个民族普遍认可,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涵义。现代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构建现代市场经济的诚信基础,必须深刻理解、准确把握诚信的基本内涵。

一、诚信观的历史审视

诚信产生于人类的交往实践。在绵绵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和西方都形成了各具特色、充满活力、影响深远的传统诚信观,为现代市场经济诚信观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中西方传统诚信观进行宏观历史审视,是理解现代市场经济诚信观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1. 中国传统诚信观

诚信,在中国伦理文化中古已有之。“诚信”一词最早见于《商君书·靳令》。就诚信本意而言,它是指诚实守信;从其价值取向上看,诚信是进德修身之道、立身交友之本、举国为政之基,强调操守和自律,是一个重要的德性范畴。从语源上看,“诚信”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原本是由“诚”和“信”两个规范组成的,而这两个规范都是古代重要的哲学伦理范畴。

“诚”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是真心实意、无妄不欺之意。《礼记·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宋朝朱熹注:“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1]古代,“诚”既被作为本体论概念使用,也被作为伦理学范畴加以推崇。

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诚”,表述的是宇宙本体真实无妄的特性。从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出发,“诚”源于人们认为鬼神“真实存在”。先哲们起初认为“诚”是人们笃信鬼神的虔诚心理和行为方式,现存古籍《尚书》中有“神无常享,享于克诚”之说。后来,先哲们对“诚”的理解逐渐摆脱了宗教色彩,认为“诚”是宇宙本体的真实存在。《礼记·中庸》提出:“诚者,天之道也”。宋朝朱熹注:“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2]这就是说,作为“天之道”的“诚”,乃万事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是真实无妄的实际存在。

伴随着对宇宙本体“诚”的特征思考,古代思想家们也深入研究人本身“诚”的本性,赋予“诚”以人伦意义。作为伦理学范畴的“诚”,表述的是人真实无妄的基本德性和精神状态。朱熹注:“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2]当然,“诚”作为人道,是在人的行为合于天道(遵循万事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的前提下,通过追求才能达到的精神境界。人要尊从和效法天地之“诚”,追求和践履人性之“诚”,在此过程中,实现“诚”作为“天之道”和“人之道”的内在统一,达到“真实无妄”的境界。《礼记·中庸》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认为“诚”是自然规律,

* 收稿日期:2006-02-01

作者简介:宫菊花(1964—),女,山东莱阳人,山东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教学部副教授。

追求“诚”是做人的道理,所谓“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3]

作为人的基本德性,“诚”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地位甚高。荀子把“诚”看作德行的基础,认为致“诚”则各种德性必然自备:“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4]戴震说:“诚,实也。……善之端不可胜数,举仁义礼三者而善备矣;德性之美不可胜数,举智仁勇三者而德备矣。曰善,曰德,尽其实之谓诚。”^[5]宋人周敦颐认为,一切道德都源于“诚”,“诚”是五常的根本,各种善行的源泉,仁义礼智信以及一切德行,都以诚为基础。“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6]王夫之则把“诚”看作真善美的统一、仁义礼智的高度自觉和真实体现。

“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伦理规范,本意为诚实无欺、守言行诺、信任信用。“信”首先是诚实无欺、守言行诺之意。“信”是会意字,字形结构为“人”与“言”相合,故“人言为信”。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信,诚也,从人言。”“信”与道义相近,人说过的话要践履和兑现。《论语·学而》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墨家对此持相同观点。墨子曾说,行兼爱之人的重要特征是“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7]除“诚实守信”之意外,信任信用也是“信”的本义。《论语·阳货》:“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信则人任焉”,就是说守信用能为人所信任。《大学》、《中庸》、《孟子》中言“信”多为信任、信用之意。孙中山先生讲“信”时曾说:“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8](P682)]综合起来,“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诚实”、“守诺”、“信任”、“信用”等多层涵义。

“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在儒家学说中地位尤为突出。据统计,“信”字在《论语》中出现 38 次,在《孟子》中出现 30 次。“信”为四教(文、行、忠、信)和五德(恭、宽、信、敏、惠)的基本要素。孔子视“信”为人的一种内在德性和行为准则,在《论语·子路》中强调,人要“言必信,行必果”。《吕氏春秋·贵信篇》更将“信”看作是天下应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孟子讲“善人也,信人也”,把“信”放到了与其理想的“善”同等高度。董仲舒更看重“信”,并首次将其列入“三纲五常”,“信”由此成为“仁、义、礼、智、信”儒家伦理“五常”中的一个重要规范。

考察我国历史文献中的“诚”与“信”的基本含义,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与“信”规范是有区别的。其一,“诚”既具有本体论意义,又具有伦理道德价值;而“信”始终是一个伦理学概念。其二,“诚”偏重于“内诚于心”,是道德主体的一种内在品质和态度,多是对道德个体的单向要求,强调主体的自我修养,具有自主性;而“信”更偏重于“外信于人”,不仅指一己之诚,还指“内诚”的外化,是一种涉及到与他人关系的社会化的道德践履,多是针对社会群体提出的双向或多向要求,具有反馈性。

区别是统一的前提,“诚”与“信”的相通更是显而易见的。其一,“诚”与“信”作为人的重要德性,都有真实无妄的意思,意义相近,可以互训。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诚,信也”,“信,诚也”。其二,“诚”是“信”的基础,“信”是“诚”的外在表现。人惟有具备诚实之德,才可能真正做到守信;人也只有做到守信,才能将自己的诚实表现出来。

着眼于“诚”与“信”的内在统一,中国古代思想家便将“诚”与“信”联合成一个规范“诚信”来使用。战国末期,荀子曾将“诚”与“信”联用,并论述了诚信的作用:“诚信生神,夸诞生惑”^[9]隋唐前后“诚信”更作为一个完整的道德范畴不断被使用,并被摆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人“虽有仁智,必以诚信为本。故以诚信为本者,谓之君子。以欺诈为本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殒,善名不减。小人虽贵,恶名不除。”^[10](P181)]

“诚”与“信”联用,巩固和深化了“诚”与“信”两个规范的意义。“诚信”作为一个完整的道德规范,其基本的内涵和要求就是诚实守信。诚实,即真诚无妄,言如所思,行如所言,要求达到诚心、诚言、诚行的统一。守信,即诚实不欺、恪守信约。强调诚实,讲求信用,注重信任,达到由诚实到守信用再到信任的境界。不惟如此,“诚”与“信”联用,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传统诚信的道德本质,更加充分地展现出中国传统诚信的伦理价值取向。

第一,诚信是修德之道、立身处世之本。人之为人,一个重要的道德标志就是具有诚信品格。诚信是做人的第一要素,是立身处世的道德起点,人如果能做到诚实守信,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行得通;否则,人不仅难以立足还将寸步难行。孔子多次论述过这个问题。《论语·为政》中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輶,小车无軹,其何以行之哉?”《论语·卫灵公》中又道“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诚信立人,是由内而外的立,因此,诚信本身就是进德修身之道,是自我进行反省内求的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正如朱熹《集注》中所言:“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总之,诚

信为成德之法,有成人之美。

第二,诚信是交友之道、人际交往之基。诚信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人立足于社会,必然与他人交往和联系。人们厌恶尔虞我诈,崇尚与人坦诚相待、和谐相处、友好交往。为此,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诚信待人是人诚信待己的前提和条件。孔子主张要选择有诚信品性的良友,要诚信待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论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1]“反身而诚”就是诚实地对待自己 and 他人,这样才能“万物皆备于我”。诚实守信是交友之道,人际交往之基。因此,人应经常反躬自问,自己与人际交往是否做到了诚实守信。《论语·学而》中记载,曾参便是如此:“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第三,诚信是为政之道、举家治国之根。诚信是治理国政,保证社会稳定的根本道德规范。讲求诚信,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只有以诚信之德治政,才能取信于民,才能得到百姓的信赖和拥护。《论语》中反复强调取信于民是处理好政事、治理好国家的基本条件。《论语·子路》中言:“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荀子则更加明确地说明了诚信对治政立国的重要。“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名主之所以谨择也。”^[12]《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中言:“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

总之,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强调的道德信条,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规范,协调人们的相互关系,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它又根植于中国宗法社会,以亲缘关系为基础,是基本属于人生道德和政治伦理的德性规范,尚不具有法律规范的强制约束力。

2. 西方传统诚信观

在西方,诚信也备受推崇。从词源学上看,“诚信”为诚实信用,值得信赖之意。“诚实信用”直接语源来自德语 *Tren und Glauben*。德国人的主导观点是:“诚信原则的内涵是信赖,它在有组织的法律文化中起着一种凝聚作用,特别是相互信赖,它要求尊重他人应受保护的权益。”^[13]^(P148)英国人用“*honesty*”来对应“诚信”,基本含义是:值得信赖的,不可能是谎言或欺骗;直率的,不隐瞒事实。社会契约论者基本上把诚信视为人的一种然诺、履约行为规范。其先行者格劳修斯指出,守约是人的本性,人们订立契约产生民法,“有约必践,有害必偿,有罪必

罚。”^[14]^(P170)洛克从违约失信引起恶劣后果的角度阐述了守信履约的问题,认为如果按照契约受人民信托而存在的统治集团背信弃义,违约自是,人民则可以通过革命来将其推翻。“诚实守信”也被西方人看作美德,但更被视为人们必须遵守的商业规则和法律规范。

诚信是清教徒的德性要求和伦理价值取向,是治产经商的规则。《旧约·箴言》就说“行事诚实的,为上帝所喜悦”。在《圣经》中多处讲到人如果违反约定,就要受到上帝制裁。在西方历史上,诚信不仅是上帝对人们的品质要求,更是清教徒为在经商中获利而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清教徒的诚信指不说妄语、不轻易起誓,禁绝买卖交易中的欺诈。17世纪英国著名的清教徒牧师里查德·巴克斯特在他的名著《基督徒守则》中指出,商业中存在竞争是无法避免的,但是竞争时不能放弃诚实这一美德。事实上,“诚实乃最精明的行为”,这是一句备受青睐、广泛流行的格言,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商人视诚实信用为市场交易的重要准则。显而易见,诚信既被视为一般新教伦理道德,又被视为神圣的经营伦理观,在清教徒实践中含有获取世俗功效和利益的内容。

如果说在经济活动中清教徒推崇诚信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和对利益的追逐,那么西方在生活各个领域推崇诚信,则更主要是源于诚信在法律中的特殊意义。法律语境中的“诚信”,意为诚实、善意、正当、守信等,主要指守信履约,即诚信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15]。欧洲中世纪著名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曾对诚信与法律的关系做了明确地说明,他说:“一件出售的物品,如有以下三种缺陷之一,就构成了欺骗,是不道德的,是非法的。第一种是关于物品之品质方面的,如果卖给者知道他所卖的物品中的缺陷,他就是进行欺骗,这个销售就是非法的。”“第二种缺陷是关于那种用量具来测认的数量方面的,如果一个人在出售物品时有意识地使用较小量具,他就是干着欺骗人的勾当,这样的销售也是非法的。”“第三种缺陷是关于质量方面的,诸如,把一个衰弱畜牲当作强壮的来卖,假如一个人有意地这样做,他就是在销售中干着欺骗人的勾当,因而这个销售是非法的。”^[16]^(P45)

诚信获得法律形式最早见于罗马法。受希腊自然法和平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出于现实的法律需要,罗马人认为“任何受治于法律和习惯的民族都部分适用自己特有的法律,部分地适用全人类共同法律。每个民族专为自身治理制定的法律,是这个国家所特有的,叫做市民法,即该国本身特有的法。至于出于自然理性而为全人类制定的法,则受到所有

民族的同样尊重,叫做万民法,因为一切民族都适用它。”^{[17](P67)}在罗马人的观念中,市民法是罗马固有的法律,是“永恒不变的”,适用于罗马人;“出于自然理解而为全人类制定的”万民法适用于与罗马人有经济交往关系的异邦人。为了适用于全人类,万民法引入了自然和人之本性的诚实信用,并将其列为法律规则。合意契约是罗马一个创造。合意契约典型地体现诚实信用的法律效力,它要求诉讼法领域中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即恪守诚信原则,实现利益关系的平衡。诚信原则上升为法律原则后,就体现为法律范畴内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表现为强制性规范,广泛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各种市场交易、金融活动、文化交流和政治活动,等等。

总之,西方诚信没有停留在一般社会道德的层面,它以契约关系为基础,一开始就与经济和法律相伴,基本属于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诚信,相对中国传统诚信而言,具有明显的功利性,是一种工具理性,缺乏道德规范的自主自觉性。对中外诚信观进行历史审视和比较,有助于科学界定、深刻理解诚信的基本内涵,正确认识、全面把握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现代意义上的诚信内涵

通过对中外诚信观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诚信绝不是一个仅限于学术界探讨的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对社会实践产生广泛影响的现实问题。毋庸置疑,诚信是一个处在动态关系中的社会历史范畴,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规定性。就其本质而言,诚信是指社会交往主体以双方已有价值肯定为前提,以实现双方应受保护的平等权益为目的的诚实守信、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观念、行为和制度。具体来说,诚信的本质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诚信是一种以诚实守信为根本要求的伦理观念

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诚信就被抽象为引导、约束、教化人们的伦理观念体系。作为哲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这是诚信的基本内涵。诚信作为人们应当普遍具备和践履的德性规范,首先强调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要求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诚实守信。实质上,诚信是为人处世的最根本的道德准则和要求。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就是从这一角度来解释诚信的:“诚实,守信用:生意人应当以诚信为本”。显然,这里所说的“诚信”一是指诚实,要求人与人交往时说真话,实事求是,不歪曲事

实,不掩盖真相,不传递错误信息;二是指讲求信用,遵守诺言。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将“诚实守信”作为道德建设的重点,充分说明诚信是以诚实守信为根本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的。这是一种高尚的追求。当这种追求成为人的一种习惯,转化为人的内心自律时,就升华为人之为人道德品质和伦理精神。然而,诚信并不要求放弃平等、失去自我。相反,以双方的价值肯定为前提,以实现双方应受保护的平等权益为目的,从本质上规定了自由、自主、平等、公平、正义等人文理念和价值观在诚信内涵中的重要地位。诚信交往的基础是交往双方对对方道德品格以及价值创造的认同,前提是交往主体的自主、自由,必要条件是平等、公平、正义。交往主体必须具有平等独立的人格,否则就无法独立自主地支配交往载体、选择交往对象、决定交往方式。同时,交往主体还必须认可和遵守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公平和正义就是恪守自己的职责和履行自己的义务,没有公平和正义的交往是一种不平等的交往。任何人的不平等就意味着“某一些人由于损害别人而得以享受的各种特权。”^{[18](P70)}这也就是说,没有公平和正义精神为道德支柱的交往根本就算不上诚信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诚信是弘扬自由自主意识、公平正义理念等人文精神的观念体系。

2. 诚信是一种“德”“得”相通的社会行为

一切观念的东西最终都要靠人们的社会行为来体现。从本质上讲,诚信行为是诚信内涵的核心。“德”、“得”并存于诚信行为的过程与结果之中。“德”是道德追求,是理想境界,多强调利他;“得”是利益追求,是现实利益,多强调利己,二者是矛盾的。另一方面,二者又是相通的。“德”、“得”相通,千古之训。《管子·心术上》曰:“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19]诚信行为强调诚实守信、履行义务、承担责任,体现为人们理性追求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合理行为。追求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0](P82)}人们的诚信行为也毫不例外地源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与欲望,体现在人们的利益交往和置换过程中。行使权利、获取利益,始终与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相辅相承。一个人行使自己的权利是一种利己行为,它意味着对自身权力的确证以及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捍卫;相反,一个人履行义务是一种利他行为,它要以“克己”为前提,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要牺牲个人利益。实质上,义务就是一种有约束力的责任,是建立在实践理性的法则或普遍有效的

道德规范基础之上的。康德曾说,行为要有道德价值,一定要是为义务而实行的。因此,诚信行为并不是脱离社会现实、与利益无关的超功利的道德行为,而是一种具有一定功利性的道德行为。简言之,它是能够实现“德”与“得”的统一、义与利的结合的社会行为。

3. 诚信是一种融道德与法律功能为一体的制度规范

制度学家认为,诚信是在诚信思想观念指导下建立起的约束交往行为、促进诚信行为、服务社会运转的规范体系,主要包括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非正式制度)和诚实守信的法律规则(正式制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诚信的制度性、规范性来自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以及作为主体的人对这种属性的认识,现实的人的思想和意识受社会客观现实状况的决定,即“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21](P68)}规范源于社会现实,又反作用于社会现实。规范是保持人特定行为的合理性、实现社会有序化存在的保证。一定社会主体的经济交往活动总是受诚信规范的制约,道德化的诚信规范是人们在处理与他人、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所遵循的行为准则,是一种“软约束”力;而法律化的诚信规范则是涉及人们之间利害关系和道德评价的规范,对主体行为具有相应的强制力,是一种“硬约束”力。

显而易见,诚信观念、诚信行为与诚信制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是建立制度规范的思想基础,行为和制度又是观念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制度还对行为有能动规范作用,而无论是作为观念体系抑或是制度规范的诚信,都是形成并实现于人们的自觉活动之中。这也就是说,诚信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观念、行为、制度,受社会主客体因素的共同制约,同历史相伴共生,并随着社会现实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和提升,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社会历史过程。理解和把握诚信内涵,必须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克服在诚信本质问题上的抽象性误区,即重“形而上之道”的道德诚信,轻“形而下之器”的法律诚信;或只重视其精神特质和社会意识属性,忽视其实践特性、经济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从道德与法律二重性相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理念特性与实践特性相统一的视角,全面科学地界定诚信的内涵。

三、本质特性层面上的诚信

特性是某事物所特有的性质。在揭示诚信内涵

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诚信的特性,对全面准确地理解诚信概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依据诚信的内涵分析其特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普适性

首先,诚信适用于社会的每一个交往主体。无论个人还是企业和政府都要讲求诚信之德,都要遵循诚信规则。其次,诚信在所有个体、群体的一切交往实践中存在并发挥作用,即诚信存在并作用于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所有领域。再次,诚信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人类的交往范围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扩大,进入现代社会,全球化的影响已深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跨地区、跨国度的广泛交往成为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复杂而密切,世界性的贸易体系已经形成,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因此,诚信不再仅仅是适应某个地区、某个国家交往实践的特有现象,而是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世界性问题。

2. 二重性

诚信既具有道德属性,也具有法律属性。作为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的一项基本道德准则的“道德诚信”,被吸收到世界许多国家的法律之中,成为当代各国在法律上尤其是在私法上普遍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由此产生了作为法律原则的“法律诚信”。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客观现实。如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道德诚信与法律诚信相互区别,具有不同的功能,不能互相替代,但又相辅相成、相互维系。道德诚信是自律的、灵活的、倡导性的,而法律诚信则是他律的、稳定的、强制性的;法律诚信源于道德诚信,是道德诚信的法律化,法律诚信必须有相应的道德诚信作为基础和依托,道德诚信也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诚信作为保障。但在现实社会中,道德诚信与法律诚信并不总是能够严格而准确地划定的,这就是诚信所具有的道德与法律二重性的特性。

3. 开放性

诚信的开放性体现在其时代性、进化性、民族性、交流性和共享性等方面。诚信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诚信观,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等不同的经济形态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不同的社会形态相适应,诚信也必然具有各自独特的内涵和外延。任何文化都不是凝固不变的,诚信也是与时俱进的。伴随着

人类社会的进化,诚信在保持其基本特质的同时不断进化,总的趋势必然是内容越来越丰富、合理。诚信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在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下,诚信各有不同的特点,这使得各民族诚信文化的交流成为必要。诚信的普适性又使得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诚信观念、行为和制度能够在相当程度和范围上共享、交流和融合,从而造就了诚信和时代同步、与世界共舞的开放性特性。

4. 继承性

从对诚信的历史审视中可以看到,诚信经历了一个由传统诚信向现代诚信转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扬弃传统、吐故纳新、不断创新的过程,具有深刻的历史继承性。“从发生学的视角看问题,任何一种社会伦理建构的形成,都有‘原’与‘源’两个方面的成因。‘原’即本原、根基,指社会现实的经济关系、社会结构、政治关系及其变革;‘源’即渊源、资源,指历史地形成的传统伦理文化(也包括外来的伦理文化影响)。”伦理文化演进的一般规律是,“传统伦理是现实伦理建构的文化渊源,从而体现了伦理文化的继承性。但是,作为‘源’的传统伦理必然要受到现实之‘原’的检验、筛选和改造,以实现‘原’‘源’整合,创造出具有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社会伦理结构。”^[22]这是对诚信的继承性特性的最好诠释。诚信深深地根植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社会关系是诚信之“原”,而传统诚信文化就是现代诚信之“源”。因为,无论是中国的传统诚信观,还是西方的诚信观,都是人类几千年智慧的积淀,包含着真理性的成分,深刻影响着现代诚信观的形成和发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得以发扬光大。

对诚信概念的多维诠释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最

终的目的是为了在科学理解和把握诚信内涵的基础上,使人们充分认识诚信在市场经济中基础地位和作用,从而结合我国实际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信基础的思路 and 对策。

参考文献:

- [1] 朱子语类:卷 119[M].
- [2] 朱熹·四名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 孟子·离娄上[M].
- [4] 荀子·不苟[M].
- [5]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6] 周敦颐·通书[M].
- [7] 墨子·兼爱[M].
- [8] 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9] 荀子·不苟[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 [10] 吴枫·中华思想宝库[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
- [11] 孟子·尽心上[M].
- [12] 荀子·王霸[M].
- [13] [德]霍恩·德国商法导论[M].楚建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 [14] 袁华音·西方社会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
- [15] 徐国栋·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对立统一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1,(6).
- [16] [美]A·E·门罗·早期经济思想[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17] [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M].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 [18]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19] 管子·心术上:第三十六[M].
-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2] 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现代价值研究的方法论[N].光明日报,1998-11-13.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to Honesty

Gong Juhua

(Maxism&Leninism Teaching Department,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Honesty has always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human society. It is hence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make a probe into its essence and connotative meaning. With an examination on the traditional sense of honesty home and abroad, the author makes a confirmation that honesty is not only an ethical concept based on sincerity and trustworthiness, but also a social behavior connecting "ethics" and "gains", and a norm and system integrating the functions of both ethics and laws. Apart from these, honesty is also characteristic of the following four properties, ie, universal adaptability, duality, openness and nationality.

Key words: honesty; essence; characteristic

责任编辑:李小虎